

周有光张允和·同看这棵大树

◆ 李辉

最早知道周有光，是从刘尊棋那里听说的。

刘尊棋先生是新闻界老前辈，抗战期间，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中文部主任。1955年“肃反”期间，他受到审查，“文革”中被捕入狱，关押在位于湖南汨罗的监狱。平反之后，刘尊棋创办英文《中国日报》，与此同时，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》翻译引进中国，刘尊棋被任命为中方主席。1987年前后，我采访刘尊棋，后来为他撰写一本传记《监狱阴影下的人生》。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周有光的大名，他们一起参与这套百科全书的工作。

“周百科”——我第一次从黄永玉先生那里听到这个称呼。

周有光的的确称得上“周百科”这个大名。八十年代开始，三联书店出版他的系列作品《语文闲谈》，文章长短不一，从大历史到新词语，知识面之广，笔触之有趣，大开眼界。

一天，忽然收到张允和老人来信。原来是张兆和给姐姐张允和打电话，请她寄我几册她们新复刊的家庭杂志《水》。

李辉先生：
兆妹来电话，嘱寄《水》，前一号信及1-3期手边已无多余，容我复印后寄上。今寄给从文孙女红的第4期《水》转送。

祝
春来多福！

张允和 1997.02.20

第四册《水》，本来周有光张允和两人已经签名，准备寄沈从文孙女沈红，妹妹一个电话，她改寄与我，真让人颇有些受宠若惊。收到来信与杂志，我当即回信，并附寄一册刚刚新出的拙著《秋白茫茫》。十天后，张允和再来一信，告知其他几册《水》杂志已经寄出……

收到四期《水》，细细翻阅，才知道，张家姐妹早在少年时代就编辑过这本《水》。常说书香门第，常说文化氛围，一本家庭杂志，将之体现得如此完美。半个多世纪过去，1996年，张允和兴致勃勃，重新回归，将文化余脉以家庭杂志形式再度延续，还有比这更美妙的事情吗？八十多岁的她自己写，妹妹弟弟写，第二代沈龙朱、沈虎雏等人写，第三代沈红等人写。点点滴滴，溪流成河，一本小小的《水》，好文章迭出，一种风生水起的感觉。

第一次前去朝阳门南小街后拐棒胡同周家，就是在1997年春天。

张允和与周有光坐在一起，一动一静，相映成趣。八十多岁的老人，说起昆曲，眉飞色舞。她对昆曲，可谓情有独钟。2000年新年伊始，她寄来一纸曲谜，有的设计，也颇为有趣：却惭脂粉无颜色（曲牌）——爱好是天然；兜圈儿跑全世界（曲牌）——绕地游；放眼看，故园何处也（曲牌）——望乡……

与张允和一家来往多的是叶稚珊大姐。1999年6月，由张允和口述、叶稚珊编写的《张家旧事》，由汪家明主政的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。张允和讲得精彩，读此书，才第一次如此详尽地知道张家那些有趣的故事。当年7月，在三联韬奋中心举办书的发布会，来了不少人，听那些前辈谈张家故事，实在不可复制。遗憾的是，在这本《张家旧事》上面，只清作者和张中行范用黄宗江姜德明签名。后来，去后拐棒胡同时，竟然忘记带上书，请张允和周有光夫妇签名。重读《张家旧事》，张允和与周有光的恋爱往事，被老太太说得绘声绘色，忍俊不禁。

张允和认识周有光的妹妹在前，她们是乐益中学的同学，两家兄弟姊妹常有来往。后来，张允和考上上海中国公学，周有光考上上海光华大学。周有光到杭州工作后，他借



■ 晚年周有光与张允和



■ 张家四姐妹一九三六年在苏州。左起：允和、兆和、允和、元和



■ 苏州九如巷三号张家故居（李辉摄）



■ 二〇〇二年九月，本文作者李辉与张兆和老人的最后一次见面合影

【作者简介】

李辉 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(今随州市)。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；1982年在《北京晚报》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；1987年11月，在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担任编辑至2016年10月退休。主要作品有《胡风集团冤案始末》《沈从文与丁玲》《萧乾传》《黄苗子与郁风》《沧桑看云》《百年巴金——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肖像》《黄永玉——走在这个世界上》等。1997年散文集《秋白茫茫》获首届鲁迅文学奖。2007年因发表“封面中国”系列作品而被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评选为“2006年最佳散文家”。

问姐姐的情况给张允和写了第一封信。张允和说，拿到这封信她吓坏了，请一位年长女同学看。女同学看过之后对她说：“嘿，这有什么稀奇，人家规规矩矩写信给你，你不写回信反而不好。”从此，两人鸿雁传信。

两人的恋爱季节，是从张允和到杭州之江大学借读期间开始。张允和讲述在灵隐他们两人漫步时一位老和尚偷听的有趣故事：
一个冬日的周末，我们相约在灵隐，天相当冷，我穿了一件样式比较考究的皮领大衣，上山的途中，我们低声交谈，但始终不敢手挽着手。一个老和尚一直跟在我们后边，我们走他也走，我们停他也停，我们的声音越来越小，他和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。走累了，我们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一块能容下两个人坐的树根休息，老和尚竟也侧身坐了下来，凑近有光低声问：“这个外国人来了几年了？”有光笑答“来了三年了。”“难怪中国话讲得那么好。”他的好奇心终于得到了满足。（《张家旧事》）

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，对晚辈

苗子郁风家中相遇，她坐在沙发上说了几句，然后，干脆坐在地上聊天。后悔的是，当时怎么没有想到请她画一幅墨宝？

张允和答应整理昆曲日记，谁料想一年多之后，2002年8月14日，她突发心脏病逝世，享年九十三岁。

这一年的年底，12月28日，正好是沈从文百年诞辰，我应邀去现代文学馆做一个关于沈从文的演讲。记得在张兆和生日前后，我前去看望，正好遇上她五十年代教过的几位学生。此时的张兆和已经患阿尔兹海默症，但尚能简单交流。我指着书架上的沈从文的照片，问老太太认识他吗？老人看了半天，说了一句：“我应该认识。”岁月就是如此无情。未曾想，这成了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。不到半年，张兆和于2003年2月16日逝世，与姐姐张允和一样，享年也是九十三岁。

熟悉的两位张家姐妹，都走了。回到1997年的春天。

那天，张允和说话时，周有光并不插嘴。他听力不好，我们聊天也听不见，只是在一旁敲打着夏普电脑文字处理机。我一看，竟然与我几年前用过的一模一样。我说，我也有这样一个文字处理机。老头抬起头，大声告诉我：“是吗？你也用这个。这个处理机的拼音系统，是我设计的。”

真是一个巧合。1989年春天，以写报告文学见长的贾鲁生，在北京买了一台夏普文字处理机，觉得非常方便，鼓动我也去买一个。这家店位于东四邮局旁边，价格不菲，六千元左右，当年可是一个不得了数字。自己写不好字，用处理机容易修改，打印下来，清清爽爽，禁不住他的鼓动诱惑。这种处理机，虽然不能算是电脑，但有了电脑的功能。屏幕可写四五行，还根据自己需要，能够储存百十个常用词汇。文章写好后，下载在一个硬盘，打印是用色带而非墨盒。这个处理机，我一直用到1996年，在买了一台奔腾586之后，才依依不舍与它告别。

有了这个处理机之后，我与一些老人的访谈整理，就方便了许多。记得与巴金谈沈从文，与汪曾祺谈沈从文，打印出来，请他们校订。《与

巴金谈沈从文》的校订原件，一直保留至今。电脑换了一代又一代，重看周有光设计的夏普文字处理机打印的原件，颇有亲切感。

周有光的夏普文字处理机，一直没有更换过。2009年初，忽然收到周有光先生来信，寄来几篇新写的文章，一看原件，还是夏普文字处理机打印的。

这个春天，“大地”副刊先后发表周有光两篇文章。一是“简化”与“今译”之辨，一是《窗外的大树》。两篇文章，我特别喜欢这篇散文《窗外的大树》，完全可以称之为美文。

这一年，周有光103岁高龄，距张允和仙逝已有七年。一位百岁老人，心静如水，思绪却驰翔天外，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。过去常有人说，相伴一生的夫妇如果有一人先走，另外一人，或许就很快离去。譬如熟悉的作曲家周巍峙老人刚刚去世，很快王昆老师就追随而去。周有光却不。他有属于自己的世界，对夫人的思念之情浓烈，对新知识的捕捉，对现实与历史的思考，足以让他神驰万里，以沉静之心，面对一切。夫人的去世，儿子的去世，都没有改变他的这种心理常态。长寿是基因所致，也是心理所致。两者，周有光兼而有之。

这篇散文中，周有光写到曾与张允和一起悠闲地度过晚年：

两椅一几，我同老伴每天并坐，红茶咖啡，举杯齐眉，如此度过了我

们的恬静晚年。小辈戏说我们是两老无猜。老伴去世后，两椅一几换成一个沙发，我每晚在沙发上屈腿过夜，不再回到卧室去。

（《窗外的大树》）

老伴去世之后，不再回到卧室睡觉，周有光才有更多时间，凝望窗外那棵伴随他们夫妇多年的梧桐树。请让我们欣赏一下年过百岁的老人的这篇美文吧！他用朴素而又韵味十足的文字，写眼中的梧桐树，写树上栖息的鸟，写天空，写四季轮转，写孤独之人面对世界的那种洒脱，那种处事不惊、沉浸于思索万物的天人合一的境界。

周有光写道：

我的小屋窗户只有一米多见方。窗户向北，“亮光”能进来，“太阳”进不来。

窗外有一棵泡桐树，20多年前只是普通大小，由于不作截枝整修，听其自然生长，年年横向蔓延，长成荫蔽对面楼房十几间宽广的蓬松大树。

我向窗外抬头观望，它不像是一棵大树，倒像是一处平广的林木村落，一棵大树竟然自成天地，独创一个大树世界。

它年年落叶发芽，春华秋实，反映季节变化；摇头晃脑，报告阴晴风信，它是天然气象台。

我室内天地小，室外天地大，仰望窗外，大树世界开辟了我的广阔视野。

……

我真幸福，天天神游于窗外的大树宇宙、鸟群世界。其乐无穷！

（《窗外的大树》）

文章发出，我当即寄给老人，他先后两次来信，并附寄文章。

遗憾的是，这两篇文章后来未能发表。真是愧对老人厚爱。三个月后，周有光于12月2日寄来他的新作《朝闻道集》，汇集这位103岁老人的忧思之作。有意思的是，老人在扉页上幽默地写上“李辉兄、应红姐指正。周有光，时年104岁”。中国文人有习惯称比自己小的为“兄”，可是，一位百岁老人如此写，还是让人觉得有趣，且受之有愧。

当年听张兆和聊天，谈苏州九如巷三号小院她们四姐妹度过的快乐日子。一次，我去苏州，专门去寻访，张家弟弟张寰和在此居住。与几位姐姐不一样，他是这个小院出生，一直在此生活。我去时，他还很健康，大约十年之后，2014年，张寰和先生去世，享年九十六岁。张家人都高寿，与杨宪益一家、黄宗英一家一样。九如巷小院，南北两排厢房，白墙黑瓦屋顶，门前各有长长一排走廊，廊柱已显灰暗。院子中央一口老井，四周拾掇得干干净净，井水，映一片天空。井沿为青石板，高出地面约半尺，上面已磨出十多道或深或浅的绳沟。遥想当年那些来来往往的人们。

叶圣陶先生当年曾说过：“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，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。”

111岁生日刚过，周有光第二天就走了。随着他的离去，张家四姐妹和娶她们的四位连襟，都走了。曾经幸福的他们，在另外一个世界再相遇，另一种幸福重新开始。

周有光的学识、思想，我无能力叙说解读，我也不想把他作为一个符号或者象征来看待。在我眼里，他就是那个可爱的老人，是与张允和结伴同行一生恩爱的夫妻。拉拉杂杂，写一些琐事，仅此而已。

